

占扑師之夜

作者: 魍魎魑魅

Powered by [紙言](#)

一 · 前夜

荃灣一幢工廠大廈之中，一個廿二三幾嘅女仔急步行出貨，氣沖沖咁走過滿佈雜物嘅走廊。星期日夜晚，成層樓都無晒人，靜得有啲恐怖。呢個時候，佢本應同成班朋友喺尖咀玩緊。但係佢突然收到消息，為咗救個死黨，而單身一人嚟到呢一個地方。佢唔係唔想搵多一兩個朋友一切嚟，但係個個聽到只係叫到個匿名訊息，就覺得係俾人惡搞，耍手擰頭。行到G室，門口掛住寫咗「陰陽流」三個大字嘅招牌，今次肯定無搞錯，就係呢度。女仔用力推開木門，度門好大聲撞埋牆度，令到單位入面兩個人都望向門口。其中一個都係廿二三歲嘅女仔，見到呢位不速之客，驚訝咁叫咗出嚟：「小隆女，你點解會嚟咗呢度㗎？」

叫做小隆女嘅女仔同樣大聲咁答佢：「仲問我點解嚟？嚟搵你囉！阿煙你個傻婆，近嚟變得古古怪怪，你俾個神棍呃緊呀！」轉頭又對隔住張辦公枱坐喺阿煙對面嘅男人大叫：「死神棍！呃錢就算啦，你仲要騙財騙色，你個死仆街！我今次報硬警捉你，你準備定入去執番棍啦！」呢個男人，就係我。

由小隆女開門開始，我嘅目光就俾佢吸引住。好靚女，五官標緻得嚟又帶住幾分稚氣，尤其一對大眼水汪汪，望住有種觸電嘅感覺；長髮又直又順滑，仲要係天然嘅純黑色。好性感，上身無袖小背心俾個胸撐到脹卜卜，下身短裙露出成條大牌，一對長腿又白又滑，仲要踩住對白色涼鞋，腳面同腳趾都露晒出嚟。就算正喺度破口大罵，都無損係一個頂級靚女嘅評價。坐喺我對面嘅阿煙，本身都已經係個不折不扣嘅索女，但係比起佢死黨，都仲係差咗一大截。

小隆女一邊鬧一邊走到去阿煙身邊，捉住阿煙隻手要拉佢走。阿煙極力反抗，拉返住佢隻手同佢解釋：「小隆女你唔好亂講嘢啦，師傅唔係咁人㗎，佢好準㗎！」呢個時候我暫時收斂一下喺小隆女全身上下游走嘅貪婪目光，開口向佢搭話：「小姐你唔好神棍神棍咁叫，我有名嘅，我叫做陽過。」

係，陽過，就係我個名。係咪好與別不同，有洞悉太極陰陽嘅氣勢？其實呢個名並無乜嘢特別嘅意味，只係當年老豆老母無乜讀過書，果期又好迷睇神雕俠侶，以為老豆姓陽同姓楊係一樣，想懶勁改做楊過，結果就變咗陽過。如果佢哋有睇埋倚天屠龍記，咁應該可以跟明教教主陽頂天改名，至少個姓都啱呀嘛。不過諗落陽頂天成頂綠帽由頭笠到落腳，都真係制唔過。

「陽過？」小隆女冷笑一聲：「連個名都神棍過人。嘩！仲有個牌匾寫住『神鵬大俠』，你都真係翻得好勻循㗎！啱喇，我叫小隆女，你快啲啞聲姑姑啦！」

「小姐，個牌匾唔係我自己買，係客人送嘅。大俠就真係唔敢當，不過客人滿意我嘅服務，覺得我幫到佢哋，我都好榮幸。」

小隆女懶得再理我，只係專心拉阿煙走：「死婆你咪再癲落去喇，呢個神棍搞啲乜嘢性交轉運，擺明係騙財騙色啦。叫乜嘢陰陽流，扮晒日本嘢，你睇佢呢度邊忽似日本教派呀？」

見小隆女連珠炮發，我又再更正佢：「小姐，麻煩你睇清楚，我呢度唔係陰陽流，係陰陽合歡流呀。」跟住指向背後牆上嘅招牌。同門口外面嘅招牌一樣，都係由右至左，「陰陽流」三個大字。只係喺陽字同流字中間，有兩個淺色嘅細字，寫住「合歡」。門口外面嘅招牌，其實都一樣有呢兩個細字，不過只係用暗刻刻咗喺上面，並無上色，所以多數人都睇唔到。

「仲有我唔係搞乜嘢性交轉運果啲咁人嘢，我用嘅係占卦術，我係一個占卦師，即係用卦嚟幫客人占卜。先旨聲明，我個人好保守，所以只服務女客，男賓恕不招待。」

小隆女對我講嘅嘢完全聽唔入耳，對住我大吼：「我理得你係占卦師定占仆師吖！我一定將你嘅好事爆晒出去，到時你實仆街，真係可以做占仆師，隨時做埋占仆屍，死屍個屍添呀！」轉頭繼續要拉走阿煙。我對阿煙打咗個眼色，佢就作勢企起身要跟小隆女走。小隆女見阿煙終於肯走，大喜過望，轉身拉住阿煙走向門口。

點知阿煙突然從背後用塊毛巾揸住小隆女把口，一陣刺鼻嘅味道傳嚟，搞到佢暈得一陣陣。迷糊之間，小隆女隱約見到阿煙將自己扶到枱邊，擺走咗佢頂住嘅手袋仔，由裏面擺咗支防狼噴霧出嚟，掙埋一邊。支嘢係小隆女用嚟防身之用，今日佢單拖上嚟，諗住點都有啲渣拿。點知佢未有機會擺出嚟，就已經俾阿煙繳械。

事實上阿煙早就係我嘅人，對我言聽計從。小隆女收到通知佢阿煙有事同地點嘅匿名訊息，亦係阿煙自己傳俾佢。成件事根本就係我見到阿煙同小隆女嘅合照之後，所佈下嘅一個局。不得不讚一下，阿煙見到小隆女入嚟，扮驚訝果一下，簡直係有專業水準。

藥力開始消減，小隆女逐漸回復消醒，但係身體竟然唔受控制，手腳都軟弱無力，要靠阿煙扶住先唔會跌低。佢嘗試啞救命，但係用盡力，都只係細聲到得身邊嘅阿煙可以聽到。我見準備已經就緒，就起身繞過辦公枱，行埋佢哋身邊。呢個時候，小隆女終於見到我一絲不掛嘅下半身。之前一直都俾張枱遮住，而家終於曝光。男人嘅老二，小隆女並唔係無見過，但係眼前嘅光景，實在係嚇咗佢一跳。

好大！老二仲係未扯嘅狀態，垂喺兩腿之間，但係尺寸已經非常驚人。講起嚟慚愧，啲客人稱我為神鷗大俠，並唔係因為我俠之大者，為國為民；而係因為我下身嘅龐然巨物，去到神鷗嘅級數。當然，送得呢個牌匾嘅客人，緊係親身領教過其中嘅利害啦。

「阿煙，你點解要咁對我？快啲放咗我呀。」小隆女用微軟嘅聲音求救。阿煙毫無受到動搖，將嘴貼埋小隆女耳邊同佢講：「陽師傅佢真係好得嘍，你試過就知嚟喇！」佢嘅求助無功而還，而眼前帶住龐然巨物嘅男人已經逼近身邊。我雙手首先揸向佢脹卜卜嘅胸部，雖然隔住件衫，但係憑我作為占卦師多年嘅經驗，已經有八九成嘅把握確定佢對波真係大，唔係靠墊裝假狗。

小隆女俾我對祿山之爪不斷揸波，大叫非禮。但係又係有氣無力，只係啞俾佢身邊兩個人聽。得寸進尺，我更進一步，將佢件小背心嘅肩帶向兩邊拉開，然後向下扯，令佢成件衫跌落去佢條腰度。小隆女手腳無力，完全無辦法抵抗，只可以眼白白睇住粉紅色嘅性感胸圍暴露喺我眼前。個胸圍係無肩帶嘅喱士款式，透過喱士嘅通花可以見到被包住嘅雪白肌膚。我欣賞咗一陣，就伸手去佢背後，用熟練嘅手法解開胸圍扣。胸圍應聲鬆開跌咗落嚟，一對圓潤嘅乳房，就毫無遮掩咁登場。

二·中夜

「喺正式開始占卦之前，我要問你幾個問題。首先你叫咩名？」我托住小隆女對波，好認真咁問佢。

小隆女用鄙視嘅眼光望住我，根本不屑回答。反而係阿煙見佢唔肯開口，想代佢答我：「陽師傅，佢個名叫．．．」但係即刻俾我阻止：「阿煙小姐，占卦嘅問題要由當事人自己回答，唔可以代答，否則就唔靈嘍喇。」阿煙見我咁講，即刻收口。

「唔肯聽話回答問題嘅小朋友，一般會俾人罰扭耳仔。但係你都唔係小朋友啦，所以我唔會咁做，會用成年人嘅方法代替，就係扭lin頭。」唔係得把口，我右手由托波轉為用手指同食指夾住小隆女lin頭，用力一扭，痛到佢擘大個口，但都只能夠細細聲叫出嚟。

「你叫咩名？」我放手之後，又再問佢同一個問題。

「我叫小隆女。」唔想再經歷一次酷刑，小隆女只有乖乖咁答話。講嘢嘅時候，佢果對靈動嘅雙眼望住我，本來已經水汪汪，而家夾住幾分淚水，更加盪漾，令我又一次有被電親嘅感覺。

「我係問你真名，中文名。」

「蔣龍怡。一條龍個龍，怡人個怡。」

「原來你真係叫龍兒，所以花名就叫小龍女？」

佢靜咗無答我，一面尷尬嘅表情。而喺佢身後扶住佢嘅阿煙，就露出一個狡猾嘅笑容。我又夾實佢lin頭，搖咗一下，示意佢再唔答我就會施刑。

「唔係呀！係我以前條仔嫌我微波，我髒得滯走咗去隆胸，加大咗小小，所以啲人叫我小隆女，隆胸個隆呀！得未呀？」

「有無順手執埋果樣？」

「無呀！生成係咁嘍。」

我聽完忍唔住笑咗一聲，估唔到佢個花名係有咁嘅來歷。不過我又暗地裏嘆咗一口氣，以佢咁嘅質素，剩係靠個樣同條腿都殺到啲仔屍橫遍野啦。佢以前條仔究竟係乜嘢人中之龍，可以嫌三嫌四？唔通食開top

model同明星嘅？不過算啦，都係因為佢以前條仔，我今日先可以扑到眼前有樣有波有腿嘅龍怡咋。我再望真佢對波，個手術真係做得好成功，唔係留心睇，都唔會發現波底有一條線咁幼嘅疤痕。對於波嘅真假，我一向都唔太執著，只要睇落揸落唔好太假，玩得開心，又何必刻意去追求所謂真波呢？

「好，咁我哋而家就開始占卦喇！」我叫阿煙唔駛再托住龍怡，將佢全個人交晒俾我。跟住我抱住龍怡，將佢放咗喺我張辦公枱上面，背貼枱面，雙腳膝頭以下都垂落枱邊。呢張好嘢嚟嘍，沉香木造，好紮實，馴個人上去扑嘢都唔會搖吓搖吓。經過一輪搬運，佢條短裙翻起咗，露出同胸圍一套嘅粉紅色喱士底褲。條裙完全唔礙事，我鍾意留返喺度，等佢身上唔至於光脫脫。我伸手入佢裙入面，將佢條底褲一路扯落去，穿過佢對長腿，沿途一直摸到夠，終於連涼鞋都唔駛剝，將條底褲成功除咗落嚟

回頭望向龍怡嘅裙底風光，係一片整齊嘅小小叢林，並唔算非常濃密。我一隻手擘開佢陰唇，將一隻手指伸入佢小穴之中搗動，手指公就喺佢陰蒂位置掙；另一隻手伸向佢對波，捉住其中一個前後左右係咁搖擺。既然知道係隆過，我都特別小心，唔會揸得太大力，以免揸爆。我係咁搞佢，佢大部分時間都眯埋眼。我由上而下望住佢個樣，真係太靚，不自覺咁就越貼越埋。最後我鬆開揸波隻手，伸去佢頭後面抬起佢個頭，另一隻手就繼續搞佢個閻。

突然嘅改變令龍怡擘返開眼，睇吓發生乜嘢事，正正就以極近嘅距離，見到我貼到佢面前塊面。我無俾機會佢開口，一嘢就成個嘴吸咗落佢個嘴度，條脷亦長驅直進，伸入佢嘴入面同佢條脷交纏，口水都流晒入佢個口度。個茄輪打咗成幾分鐘，我終於捨得停。唔係因為已經夠喉唔再玩，而係要進入下一步。喺手指嘅刺激之下，佢個閻已經夠濕，而更重要嘅係，我嘅神鷗已經抬起頭。

「邊有咁大㗎？齧線㗎！」龍怡見到我抬頭嘅神鷗，尺寸比之前又大咗幾個碼，嚇到魂不附體。我手握住神鷗，較好位置，將龜頭頂住佢陰唇，對佢叫咗一聲「姑姑」。佢一頭霧水：「乜鬼嘢姑姑呀？你個賤人放咗我呀！」我喺佢陰唇磨咗一下，同佢講：「咁你係小龍女，我係楊過咁嘛，又係你叫我嗌你姑姑嘅。咁我哋而家要做楊過同小龍女做嘅嘢喇！」

「乜嘢楊過小龍女做嘅嘢呀？你齧線㗎！」

「楊過同小龍女日日匿喺個古墓入面，無Netflix睇，又無PS5打，一男一女仲有乜嘢好做？唔通日日淨係練玉女心經咩？緊係瘋狂做愛啦！我哋而家都嚟做愛喇！」我即刻將說話付諸行動，龜頭向前推進，撐開龍怡嘅陰唇。佢見到我巨大嘅神鷗要插入自己體內，嚇到向我求饒：「唔好呀！咁大條嘢插入嚟，會插爆㗎！我會死㗎！」

佢嘅恐懼係可以理解嘅，多數女仔見到我巨鷗嘅尺寸，都會覺得自己下面無可能容得落。但係我又唔係變態強姦殺人魔（變態可能係嘅，但係至少唔係殺人魔囉），點可能真係插爆佢咗？佢咁個閻有彈性㗎嘛！好似啲蛇咁，擘大口其實可以吞到好大嘅獵物。我嘅巨鷗向前插一小段，佢又用僅有嘅氣力盡力叫不停搖頭。開頭辛苦就緊㗎喇，始終要容下我呢件異常粗大又堅硬無比嘅神兵利器，雖然並非不可能任務，但係都有史詩級嘅難度。尤其係龍怡嘅少女陰道比其他女人更緊窄，真係要撐到盡先至夠位俾我插入去。

小穴俾我點樣撐開，龍怡都無力抗拒，只能夠咬緊牙關死忍，等待更深入嘅路段都被開發埋。係咪諗緊我會粗暴咁一插到底，插到佢死去活來，輾轉反側痛苦呻吟？嘩咁變態㗎！都話咗我唔係殺人魔咯，客嚟㗎嘛，咁搞法啲客點會回頭呀？劍係寶劍，鷗係神鷗，擺住嚟係狂揮亂舞，定係進退有度，就要睇使用者嘅功力。我作為資深嘅占卦師，自然大顯功架，操控自如。停咗一陣，等龍怡稍為習慣陰道前端俾巨鷗塞到滿嘅感覺之後，我將巨鷗慢慢抽出。龍怡如釋重負，輕輕嘆咗一口氣。

三·後夜

經歷完第一次衝擊，龍怡喺度不停喘氣，個胸一起一伏，引到我又伸右手去搓佢對小隆波。俾佢休息咗一陣，呼吸平復返啲，我嘅巨鷗又展開攻勢，再一次慢慢撐開佢陰道。去到上一次嘅位置又停低抽返出去。咁樣輕輕抽插咗幾下，我又再插到去同一個位置，停咗一停。當佢以為係咁多嘅時候，我再挺進多半吋。新嘅領域又被開拓，陰道被撐盡嘅部分增大，腫脹感令佢又一次擘大個口想大啖。

我就係咁樣反覆抽插，極有耐性咁逐少前進。雖然每一次插入去都仲係相當艱難，龍怡亦覺得已經被撐到極限，但係逐少逐少疊上去，佢又每次都仲頂得住，無俾我插到崩潰。要就住佢俾佢適應，呢個過程係有啲漫長，到有大半條巨鷗插到入去，已經過咗十幾分鐘。藥力進一步減弱，佢手腳開始可以郁到，但係就一啲力都無。佢雙手想推開我揸緊佢波嘅手，但係只係幫我隻手搵痕。佢轉為嘗試合理雙腳。但係兩腿中間嘅位置早就俾我佔據，自然無功而返，我索性將佢隻腳擘開放上枱面，形成一個M字型。

既然龍怡膽敢作出反抗，我就決定俾啲利害佢睇。我左手伸入去佢下身嘅小叢林之中，用兩隻手指夾住佢嘅陰蒂，來回係咁挫。佢身體突然好似受到電擊咁，彈咗一下，對腳好似抽筋咁係咁震。我趁佢俾刺激麻痺呢個機會，雙手捉住佢條腰，將佢個身拉向我，變相將巨鷗插得更深。之前嘅抽插加上對陰蒂嘅刺激，小穴嘅愛液開始增多，令到插入變得比之前順暢，一下就將巨鷗幾乎插晒入去，龜頭亦已經頂到陰道嘅盡頭。

呢一下令龍怡受到好大嘅衝擊，雙眼幾乎反白。咁粗大嘅巨物竟然差唔多插咗入自己個闊，成條陰道都俾巨鷗撐盡，係由開始以嚟最激進嘅一次插入。雖然愛液嘅潤滑作用令磨擦大為降低，但係無減陰道就快俾巨鷗撐爆嘅感覺。佢嗌咗出嚟，雙手亦軟軟咁捉住我雙手。隨住體力慢慢恢復，佢嗌得比之前大聲，但係都只有我同阿煙可以聽到。

陰道完全被撐開嘅震撼係好強烈，我亦俾龍怡足夠嘅時間去適應，巨鷗暫時按兵不動。但係我並無停止攻勢，左手又喺佢小叢林內挫佢陰蒂。佢身體再受到電擊，喺枱面彈咗幾下，佢個闊嘅淫水又更泛濫。佢想將被抬起嘅雙腳合理，但係俾我雙手捉住膝頭搵返落枱面。俾龍怡嘅休息時間亦差唔多，而家我唔搞波，唔搞陰蒂，只專注喺插入咗大半嘅巨鷗之上，凝神運氣，再以緩慢嘅速度向前壓。

呢一段嘅推進先至係最難線，陰道已經俾巨鷗頂到盡頭，再入去就係子宮頸嘅部分，根本唔係肉棒應該去到嘅地方。子宮頸嘅組織俾堅硬嘅龜頭強行壓入去，龍怡直情覺得子宮會俾我刺穿一樣，擘大個口不停發出狂亂嘅呻吟。佢盡力擺動身體，想靠磨擦枱面逃離得一毫米就一毫米。但係佢雙腳俾我捉住，個人又仲係軟弱無力，點有可能會成功。好彩巨鷗剩返未入嘅部分只剩一小段，雖然艱難，但係史詩級難度嘅任務終於完成，成支粗大嘅巨鷗插晒入去佢闊入面！

巨鷗由小穴嘅入口插到龍怡子宮入面，壓逼佢嘅子宮頸，成條陰道都被撐到極限，我哋嘅身體貼住身體，陰毛就互相重疊。我保持住呢個位置，叫阿煙用手機拍低呢個歷史性時刻嘅特寫。閃光燈連閃，龍怡身心都受到極大嘅衝擊，係咁自言自語：「插晒入嚟，成條都插晒入嚟喇．．．」咁搞法會唔會逼到佢發癲？放心啦，今晚之後，佢只會愛我嘅巨鷗愛到發癲，眼前嘅阿煙就係最好嘅例子。

影完寫真同短片，我開始減輕對子宮頸嘅壓力，慢速將巨鷗抽出。我唔想陰道受到太大嘅磨擦，算係體貼一下初次俾巨鷗征服嘅龍怡。隨住巨鷗抽出，佢由一副哭喪咁嘅樣漸漸平復返落嚟。退到一半，我又轉向再插入去，但係今次無插到底，只係頂到陰道盡頭，停吓又再抽出，反覆幾次，先至再嚟一次頂入子宮嘅全程插入。我就係用返之前嘅策略，令龍怡漸漸習慣俾我插到底。講就簡單，但係子宮都俾人插埋入去唔係一件咁易適應到嘅事。不過唔緊要，一次唔得就插十次，十次唔得就插一百次，

長夜漫漫，我哋有嘅係時間。我作為陰陽合歡流嘅占卦師，耐力亦絕對不成問題。喺一邊嘅阿煙，望住我嘅巨鷗雖然流晒口水，但係佢知道唔可以打擾我，否則可能以後都得唔到我嘅恩澤。佢好乖咁坐埋一邊，自己喺度玩手機，不時又影多兩張我同龍怡交合嘅情況。

龍怡心入面依然憎恨眼前呢個不斷侵犯佢嘅男人，但係又好嚮往每次抽出所帶嚟短暫嘅舒適。被侵犯佢無力阻止，亦無人可以依靠，只有將寄託都放喺俾到佢呢種舒適嘅男人，亦即係我身上，即使我就係侵犯緊佢嘅男人都好。唔知算唔算係斯德哥爾摩症候群呢？總之點都好，我慢慢已經變成唯一可以俾到希望佢嘅人。

愛恨交集嘅感覺，加上身體喺反覆嘅抽插之中，對插到底嘅巨鷗亦變得適應，龍怡即使覺得不可思議，身體亦開始產生出快感。佢唔想承認，但係身體嘅反應呢唔到人，愛液明明越流越多，每一次插入都滋滋聲響。全身發熱同冒汗，lin頭亦因為興奮凸晒起嚟。佢自己見唔到，本來已經電暈人嘅雙眼，目光都變得迷糊，沉醉喺快感之中，加倍迷人。無辦法接受自己竟然俾巨鷗嘅強姦征服身心，龍怡心底將呢件事歸咎於男人擁有怪異嘅能力。無錯，就係我講嘅陰陽合歡流，就係我講嘅占卦術，一定係呢啲神怪嘢令到佢身心不受控制，先至會產生咁強烈嘅快感。

呢種諗法當然無乜根據，被插到有快感係再正常不過嘅事。不過既然佢想咁樣相信，個諗法對佢就自然變得可信。龍怡選擇相信我嘅法力，我當然無反對，至於真相係點，已經無關重要，我自己知道就得。反正我話有，你都未必信啦，係咪？總之佢搵到一個解釋，否認自己淫底嘅事實，過咗自己嘅心理關口，可以無視對自己嘅責備，擁抱抽插帶嚟嘅快感。經過呢個重要嘅轉捩點，龍怡嘅態度由忍受折磨，變成迎合我嘅動作，咿咿呀呀咁叫起上嚟。佢心入面話俾自己聽，呢一切都係俾我操控，唔係出於佢自己嘅意願。

我開始加快抽插，抽出同插入嘅幅度亦更大，巨鷗同陰道嘅磨擦變得激烈。陰道雖然依然緊窄，但係龍怡而家唔再只覺得難受，同時從中感覺到刺激同快感，叫聲亦變成享受嘅呻吟。藥力已經散得八八九九，佢除咗叫得越嚟越大聲，雙手亦越嚟越用力捉住我。呢個時候我烏低身，喺龍怡嘅耳邊同佢講：「我哋換個地方啦。」講完就雙手抱起佢，將佢抱返起身。佢好鬼合作，雙腳纏住我條腰，雙手繞到我頸後面抱住我。我就抱住佢，慢慢行去單位對面一張瑜珈墊度。

四·終夜

我抱住龍怡，一邊行一邊喺佢耳邊落藥：「你呢排返工好似有啲阻滯啲。」

「你又知嘅？」佢心諗呢件事佢無同阿煙講過，照計唔會係阿煙講我知啫？

「我仲知道你同女上司唔係幾啱牙，佢見你靚女成日針對你咩嘛。」

「係，係呀。你真係可以睇到我啲嘢？」其實佢無講阿煙知啫，唔代表阿煙唔會喺其他朋友口中聽到嘛。啲妹之間，不嫻都係將其他人嘅是非當手信㗎啦。不過佢相信咗我識啲神怪嘢，自然就聯想到呢啲消息係我神奇占卜嘅結果。更何況佢都無乜時間可以諗清楚，每行幾步我就停一停，將佢拋上拋落，抽插幾下。佢俾巨鵬插到乜嘢問題同懷疑都唔記得晒，只係識得係咁呻吟。

就係咁一路行，我又喺龍怡耳邊講埋好多濕濕碎碎，佢以為人地唔知嘅嘢，佢一路講「係呀」、「係呀」。人就係咁，信開就會信，佢對我嘅神奇力量，越嚟越深信不疑。雖然係工廠大廈，但係個單位其實都無幾大，點解好似行嚟行去都未到咁嘅？因為我特登兜咗幾個圈，拖長呢段路嚟洗佢腦。我哋終於都行到去瑜珈墊旁邊，佢而家已經唔係好經大腦，反正一直俾我屌到飛起，佢都無時間諗嘢，總之我講嘅就照單全收。

我抽出巨鵬，將龍怡放喺瑜珈墊上面。曾經佢係幾咁祈求巨鵬停止粗暴干預，俾佢個閻回歸歲月靜好；但係到咗呢一刻，佢反而覺得下身空虛難耐。佢又用果對電死人嘅水汪汪大眼望住我，配合誘人嘅嬌喘：「師傅，你做乜停咗呀？」

「咦，唔係神棍嗰？又話要爆晒我啲嘢出去嘅？」

「唔爆喇，我唔敢喇，我而家淨係想俾你插爆我咋！」

我笑一笑，既然龍怡咁老實，我都唔吊佢癮喇。扶起佢屁股，我要佢用膝頭跪喺瑜珈墊上面，個頭擰側，塊面同膊頭貼住張墊，長髮散落一地，對波亦壓喺上面，好似隻母狗咁趴喺度。佢好乖咁全部照做，仲搖咗幾下屁股，叫我快啲插佢。佢本身係瘦底嘅，比起隆過嘅胸，屁股顯得有啲單薄。但係佢對腳就真係唔講得笑，長到屁股被高高托起，名符其實係屁股朝天。我跪低從後捉實佢對長腿，然後將巨鵬再次插入佢個閻。隨住巨鵬喺體外嘅部分越嚟越少，佢發出歡愉嘅叫床聲，享受再次被填滿嘅充實感覺。

喺開始抽插之前，我喺佢背後用雄渾嘅聲音一次又一次唸出：「人在人上，肉在肉中；上下齊動，其樂無窮。」呢幾句我叫佢做《扑嘢多囉密搓陰經》，喺一邊嘅阿煙早已經聽得滾瓜爛熟，亦同我一齊唸起上嚟。經文好似咒語咁喺龍怡耳邊不停迴盪，佢不自覺咁又跟埋我哋一齊唸。成個現場就好似做緊邪教儀式咁，唔多唔少都對佢都有啲催眠嘅作用。

唸完經文，我開始慢慢抽插幾下，插順咗之後，就跟住龍怡趴低，伏咗喺佢背脊上面。用咁嘅姿勢抽插，其實都相當困難，係好似我呢啲經過專人訓練嘅先做得到，螢幕之前嘅大家千祈唔好亂學。我用口含住佢隻耳仔，用條脷幫佢搽滿口水，下身就展開激烈嘅活塞運動，啪啪聲此起彼落。佢耳仔成隻紅晒，塊面都紅卜卜。我因為劇烈嘅動作而開始冒汗，但係比起佢都只係小兒科。佢全身都流晒大汗，每一下撞落佢屁股，汗珠都跌落去張瑜珈墊。我哋身體貼住嘅地方，因為汗水而變到黏笠笠。而墊上面嘅水漬唔只係汗水，仲有佢前後兩個洞穴流出嘅體液。

龍怡前面嘅小嘴興奮到合唔埋，一邊叫一邊係咁流口水。後面個閻亦不遑多讓，俾巨鷗插到淫水直流，唔單只浸滿個閻入面，仲流埋出外面，係咁滴落張墊度，濕咗一大撻。除咗外面見到嘅變化，佢體內嘅改變我亦清楚感受到。佢陰道用力咁吸啜巨鷗，每次抽出都將巨鷗緊緊套住，清楚咁話俾我知，佢要高潮喇。本來以我嘅修為，巨鷗再堅持多一兩個鐘都唔成問題，但係我一向抱住以客為先嘅宗旨，總係佢高潮、我射精，雙方一齊絕頂，唔係啲客又點會咁滿意。

我貼住龍怡耳邊：「我算過你今日應該係安全期，係唔係？」佢迷迷糊糊咁答我：「係呀，你真係好準呀！」既然係咁，我就緊係唔客氣中出佢啦。巨鷗踏上最後嘅征途，插到入去陰道嘅盡頭，然後乘住個勢，再壓向子宮。呢一插將佢最後嘅防線擊潰，高潮瞬間爆發，淫水噴射而出。我亦打開精關，將積存嘅射精感報復式咁發洩出嚟，係咁將洶湧嘅精液射入佢子宮裏面。

龍怡從來未體驗過咁澎湃嘅射精，熱流不停咁由巨鷗湧入子宮，成個子宮都俾灼熱嘅感覺包圍，但係巨鷗嘅跳動仲未停止。實在再裝唔落，新射出嘅精液倒灌返入去陰道。原本就已經俾巨鷗塞到滿，陰道而家仲有佢自己流出嘅大量淫水同倒流嘅精液，簡直係一塌糊塗。但係佢唔得閒顧自己身世，只識得係咁高潮同大嗌，全身不停抖震。

「射滿晒，射到滿晒喇。」龍怡停止咗呻吟同身體嘅震動，之後就好似發開口夢咁不斷重覆呢一句。佢終於都高潮完，我嘅射精亦已經結束。軟落嚟嘅巨鷗慢慢退出，白色混合物就由個閻滴答滴答咁流落張墊。龍怡已經無力起身，就咁繼續癱軟趴咗喺度。我盤膝而坐，喺佢修長嘅美腿上面來回撫摸，悠閒咁欣賞白液滴落嘅美景。

「占卦嘅結果出咗嚟喇。」我故作認真咁對龍怡講：「我見到你已經遇到最夾你嘅性伴侶，喺未來呢一段日子，你嘅性生活都會好完美。」講嘅當然係我自己，成段嘢亦同無講過一樣。但係佢都係不斷咁講：「好準呀，好準呀。」

一直坐喺一邊靜靜等待嘅阿煙，見到我哋終於完事，眼定定咁望向我，吞晒口水。我注意到佢嘅目光：「阿煙小姐，占卦儀式要用唔少時間，今日時間都唔早喇，我都係另外搵個日子再同你占卦啦。」

阿煙掩蓋唔到失望嘅表情，但係都無可奈何，只可以嘟起小嘴，幽怨咁同我講：「咁麻煩陽師傅你儘快幫我約期啦，我咩時間都得㗎，你唔好有咗小隆女就唔記得我呀。」

「點會呢，阿煙小姐你今日做得非常好，我會好好報答你嘅。你放心啦，我一定會見縫插針，一有檔期就幫你安排㗎喇。」

沉默咗一陣嘅龍怡，呢個時候亦都向我提出要求：「師傅，我都要約期呀！」

外傳·金輪插王(上)

「師尊，早晨。」身穿高叉旗袍嘅少女暫時放低手上碗碟，對由睡房行出嚟嘅裸體巨漢行禮。經過尋晚同巨漢嘅徹夜大戰，佢仍然要一早起身準備早餐。俾其他人恐怕已經劫到頂唔順，但係少女已經習慣呢種生活。巨漢點一點頭，向少女發問：「玉兒，你幾個師姐呢？」玉兒神情略帶慌張，口窒窒咁答：「師姐佢哋尋晚出咗去，仲未返嚟呀……」

巨漢叫做金輪插王，乃係蒙古淫蜜宗嘅宗師。今次佢帶埋座下四大護法，亦即係佢嘅四個年輕女弟子嚟到呢個城市，目的係要為宗派嘅百年恩怨作個了斷。眼前嘅玉兒，係四大護法之中年紀最輕，亦係佢最鍾愛嘅一個。玉兒樣貌身材都頗為出眾，但係品性純良，唔學得佢嘅師姐咁成日想出去玩。又難怪嘅，畢竟都係一班後生女，嚟到呢個多姿多彩嘅地方，受到吸引去蒲都好自然。何況淫蜜宗嘅教旨，本身都鼓勵弟子都要多做房事嘅修練，佢哋出去同唔同嘅男人累積經驗，其實都無可厚非。

正當玉兒要繼續準備早餐，屋外響起急促嘅腳步聲，繼而傳嚟撞門嘅聲音。金輪插王眉頭一皺，大叫：「事有蹊蹺，玉兒，準備護法！」玉兒隨即以矯捷嘅身手跳過餐枱，去到金輪插王面前，然後揭起旗袍嘅下擺，露出底下風光。內裏空空如也，陰毛被壓得平整，依稀仲見到尋晚大戰之後嘅痕跡。玉兒跳到金輪插王身上，雙手抱住對方後頸，雙腳纏住粗壯嘅腰，成個動作一氣呵成，成個人就掛咗喺金輪插王身上。金輪插王掏出肉棒，插入玉兒下體。佢唔需要用手扶住玉兒，雙手可以自由活動，立即擺出收埋嘅兩個金輪準備應戰。

說時遲那時快，度門已經俾外面嘅人撞開，有三個著住制服嘅男人攞住伸縮警棍衝咗入嚟，向金輪插王大啞：「懷疑你哋非法入境，從事賣淫活動，仲藏有攻擊性武器！快啲放低武器，束手就擒！」咁講完，金輪插王已經衝到佢哋面前，兩隻巨掌送出，推開擋喺門口嘅兩個人。好在金輪插王本身無意傷人，否則呢兩個人早已經頸骨折斷，一命嗚呼。見到其餘兩個人好似紙公仔咁俾金輪插王彈開幾米，剩低嘅一個嚇得尿淋尿瀨，抱頭趴低。

金輪插王一個箭步衝出屋外面，見到一個貌似指揮官嘅人企喺一部豬籠車前面。男人見到金輪插王身型魁梧，性格凶暴，一邊大鬧手下廢柴，一邊就拔出佩槍，向佢連開三槍。金輪插王大叫一聲，運起「龍象扑嘢功」，雙輪連揮，居然將子彈全數彈開。「龍象扑嘢功」乃係蒙古淫蜜宗絕學，運用男女交媾之時嘅淫力，強化練功者嘅肉身，更可以以氣護體，攻守兼備。佢今次出山，正正就係因為「龍象扑嘢功」已達大成，自負所向無敵，所以要嚟一洗宗派之前嘅冤氣。

原本喺門口嘅三個先頭部隊，見到上司嘅子彈都俾金輪彈開，亦拔出佩槍向金輪插王背後開火。點知金輪插王本身就一身橫練嘅肌肉，再加上「龍象扑嘢功」練到爐火純青嘅境界，運起功上嚟已經去到刀槍不入，水火不侵嘅境界。佢無去擋背後嘅子彈，但係子彈碰到佢嘅身體，就自然被彈開，更唔好話傷到佢。幾個人全部俾眼前嘅情況嚇到目瞪口呆，好在金輪插王並無向佢哋發動攻擊，只係用猶如巨獸咆哮嘅聲音向指揮官問：「究竟係邊個派你哋嚟嘅？」

身為指揮官嘅老陳企喺度幾乎嚇到瀨尿，一隻字都講唔出口。而佢旁邊嘅車門就打開咗，一個著住西裝嘅男人由架車行咗落嚟。佢目光同金輪插王對上，雙方都滿身殺氣。

「果然係你指使嘅，陽過。」金輪插王面前嘅男人，正正就係陰陽合歡流，自稱占卦師嘅陽過。蒙古淫蜜宗同陰陽合歡流，幾百年以嚟都係淫門兩大宗派，雙方一直名爭暗鬥。直到二百年前，上演咗一場大戰，鬥得兩敗俱傷，死傷慘寂。自此兩派都銷聲匿跡，但係暗地裏仍然保存實力，以消滅對方為目標。金輪插王今次嚟到，就係要搵出陰陽合歡流嘅傳人陽過，徹底了斷呢一段恩怨。

「好，既然你自己送上門，咁真係慳返我唔少功夫，今日就等本插王打碎你天靈蓋，滅咗你陰陽合歡流！」金輪插王擺動下身，對玉兒又抽插幾下，將龍象扑嘢功嘅氣勁更進一步提升。正當佢要擺起金輪進攻，車上面又走出幾個人。金輪插王一睇，竟然就係自己帶嚟嘅三個弟子，驚問：「溫兒、香兒、軟兒，你哋點解會喺度？」喺金輪插王身上嘅玉兒，本來睇唔到前面，聽到自己師傅咁講，都擰轉頭向三個女仔問：「師姐，你哋無事咩？」

三個女仔都係著住暴露嘅摟hi裙，由身後三個著制服嘅男人押落車。佢地條裙都被揭高，露出底下極其細小嘅三角褲。佢哋雙手俾手扣反鎖喺背後，而頸上面就扣住頸圈，俾長鎖鏈互相連結住。佢哋面對金輪插王同玉兒，神情非常尷尬，低頭唔敢直視，而三個男人就用槍指住佢哋個頭。

「如果你唔想你三個寶貝徒弟有事嘅，就唔好亂嚟喇。你唔怕子彈啫，唔知你啲徒弟個頭有無咁硬呢？」陽過氣定神閒咁警告金輪插王。受到咁嘅威脅，金輪插王怒罵：「卑鄙小人！竟然用呢種手段嚟要脅我。仲有你哋，唔係應該要為人民服務嘅咩？點解會為虎作倀，幫呢個人捉咗我嘅弟子？」佢雖然破口大罵，但係真係擔心徒弟會有事，唔敢貿然衝前。

老陳聽到佢講嘅嘢，幾乎笑咗出嚟，心諗呢條友真係癲到出汁，仲講乜嘢人民公僕。而陽過就對金輪插王講：「你搞錯喇，唔係我哋持登去捉你徒弟，係佢哋去做雞俾我發現咗，咁我就盡好市民嘅責任，通知陳指揮官去捉咗佢哋啫。」金輪插王一聽，又再大罵：「含血噴人！溫兒、香兒、軟兒，你哋快啲講清楚，究竟件事係點嘅！」

三個女仔受到師父嘅追問，只有和盤托出：「我哋諗住橫掂都係要修練房中術，不如就乖機賺吓錢，幫補吓旅費，仲可以買多啲手信返去咩。點知就撞正呢班人放蛇，俾佢哋捉住咗囉。」聽到佢哋真係去做雞，金輪插王激到面色鐵青，唔知講乜嘢先好。

而哈哈大笑嘅陽過，就行到去離佢最近，叫做溫兒嘅女仔身邊，大力撕爛溫兒嘅三角褲，令佢下體公然露出。老陳同佢嘅手下都向溫兒投以注目禮，而金輪插王礙於徒弟嘅安危，唔敢貿易有所行動，只能夠高聲質問陽過：「你究竟想點？如果你諗住以佢哋幾個，要脅本插王投降，咁你可以死咗條心，我係絕對唔會屈服喺你嘅卑鄙手段之下！」

外傳·金輪插王(中)

陽過睇溫兒圓圓嘅屁股上面打咗一下，對金輪插王講：「你放心，我唔會咁做。我哋兩派一直相鬥都係為咗爭奪淫門正宗嘅稱號，今日就等你自己嘅弟子嚟做評判，睇吓邊個先係真正嘅淫門正宗啦！」講完就除咗條褲，巨鷗應聲彈出。老陳同佢嘅手下睇到，無不自慚形愧。而三個女仔見到如斯龐然巨物，全部都嚇到花容失色。

首先體驗到巨鷗威力嘅係溫兒，俾巨鷗無情咁從後插入去佢個闊。佢又唔係客，陽過一啲都無憐香惜玉，一次就插入咗大半。除咗瘋狂咁嗌痛，佢亦被插到腳軟，要靠陽過抱住佢條腰以免跌低。巨鷗嘅插入又猛又深，溫兒被撞到好似個公仔咁彈上彈落，手腳飛起又跌返落嚟。陽過仲拉低埋佢條摟hi裙嘅領口，令佢兩個無胸圍保護嘅波都露出兼夾狂晃。

一輪抽插之後，溫兒突然大叫一聲，然後個闊淫水狂噴，再回頭，已經俾陽過插到失去知覺。陽過抽出巨鷗，出口嘲諷金輪插王：「乜你徒弟咁唔襟插㗎，我都未問佢我勁唔勁，佢就暈鬼咗，咁唯有由你第二個徒弟頂上啦。」陽過將不醒人事嘅溫兒交俾看守佢嘅男人。男人望住溫兒，吞咗幾啖口水，又再用槍指住佢。人質始終喺對方手上，金輪插王只能夠按兵不動，繼續睇吓對方想點。

陽過跟住就走到去第二個女仔，即係香兒身邊。香兒見溫兒俾人插到暈，喊住向陽過求饒，係咁講：「放過我啦」，但係未能夠阻止陽過撕爛佢條三角褲。佢嘅待遇只有比溫兒更慘，除咗三角褲，成條摟hi裙都俾陽過撕到支離破碎，全身赤裸。陽過今次由前面插入，抬起香兒一隻腳，猛力抽插。結果亦都一啲都唔意外，香兒無幾耐就被搞到高潮，然後又失去意識。看守佢嘅男人更唔客氣，對裸體嘅佢上下其手。

軟兒見住兩個師姐都被插到失去意識，喺陽過行到身邊已經開口：「放過我喇。你好勁，你最勁呀。」陽過聽到哈哈大笑：「你又未親身試過，點知我真係勁啫？試完講先至準㗎嘛。」佢始終都係唔肯放過軟兒，今次將軟兒推落地下，背脊朝天，然後壓喺佢身上，從後抽插。又係一樣嘅結果，軟兒高潮之後，直接就咁趴咗喺地下，再無反應。

陽過從軟兒個闊抽出巨鷗，起返身對金輪插王叫陣：「乜一個二個都咁渣㗎！係咪你日日淨係識屌最細果個，搞到其他幾個都修練不足？三個都未講到邊個勁啲，咁無計，唯有又從頭插過，屌到佢哋醒為止啦！」跟住陽過又走向最先被插暈嘅溫兒，準備對不醒人事嘅佢作出新一輪嘅抽插。

玉兒睇金輪插王身上，睇住幾位師姐相繼俾陽過插暈。長年睇金輪插王身邊侍奉，佢哋幾師姐妹感情甚好，最細嘅玉兒特別受到幾位師姐嘅寵愛。眼見幾個師姐又要受到新一輪嘅凌辱，玉兒急如熱鍋螞蟻，向金輪法王請求：「師尊，你快啲救吓師姐佢哋啦！」金輪法王輕輕搖頭，佢並非唔想救人，而係實在力有不逮。雖則佢神功護體，力槍不入，但係槍林彈雨之下，要護住身前嘅玉兒已經唔易；仲要救出俾槍指住嘅三個徒弟，根本係不可能任務。金輪插王心諗，佢哋三個雖然俾陽過摧殘，但係暫且唔會有生命危險，暫時都係一動不如一靜。

陽過見金輪法王無任何回應，老陳同佢嘅手下亦唔敢貿貿然進攻，轉而向玉兒喊話：「玉兒小姐，我睇得出你好擔心你幾個師姐，但係你師父就無心救佢哋。我睇你比幾個師姐更加襟屌，可能可以捱到俾我插完，幫我哋分出勝負。不如咁啦，你過嚟同你幾個師姐交換，咁好唔好？」

陽過嘅提議令玉兒有所動搖，問：「你係咪講真㗎？」陽過立即答佢：「我應承你，只要你過嚟交換，我絕對唔再插你幾個師姐。如有違此約定，我陽過棒斷袋爛而死！」金輪插王眉頭一皺，大聲喝止

：「陽過此人狡猾卑鄙，玉兒你絕不可以輕信！」但係話未講完，玉兒已經從金輪插王身上跳落地下，一個箭步衝到陽過面前。金輪插王想追玉兒返嚟，無奈已經遲咗一步。

「我過咗嚟交換啦，你唔好再搞師姐佢咗！」

「好，我陽過絕不食言。事不宜遲，咁你就嚟親身試吓，睇吓我同你師父邊個勁啲！」陽過講完就一手攬住玉兒，兩個人緊緊身貼住身。一如陽過觀察所得，玉兒嘅高叉旗袍之中係真空狀態，胸前兩團軟肉貼向自己胸口，瞬即壓到變形。金輪插王睇到目露凶光，但係礙於弟子嘅安全，仍然不敢妄動。

陽過揭起玉兒嘅旗袍下擺，要佢用抱住金輪插王嘅姿勢抱住自己：「玉兒小姐，用返同一個姿勢，咁屌起上嚟，你先容易真正比較到邊個勁啲咁嘛。」佢就係要金輪插王睇住自己用同一個姿勢，扑佢最心愛嘅徒弟。玉兒只有無奈照做，雙手攬住陽過後頸，兩隻腳就緊纏住佢條腰，好似樹熊咁抱住。跟住落嚟俾陽過插入，玉兒早就準備好。只係佢估唔到，插入嘅巨雕竟然大到咁同硬到咁。玉兒早已經見到陽過下體嘅龐然巨物，但係插入個閻之後嘅衝擊真係超乎想像，成個身都劇烈震咗一下。玉兒平日侍奉嘅金輪插王身型高大，肉棒已經超乎常人嘅大細，但係比起佢正經歷嘅巨雕，都係不可同日而言。佢俾陽過插到好想大聲叫出嚟，但係諗到咁樣只會助長對方嘅氣焰，佢只有努力忍住。

玉兒心諗自己修練淫蜜宗房中術多年，一插都已經幾乎招架唔住，普通女仔又點可能捱得到？但係佢無時間擔心其他人嘅事，因為陽過已經開始對佢嘅抽插。巨雕由小穴深處抽出，又再插返入去，撞到玉兒身體擺上擺落。一個單純嘅動作，已經令玉兒叫苦連天，好難先忍得住唔叫出嚟。陽過對住死忍嘅玉兒，淫笑住加快抽插嘅節奏。受到巨雕加強嘅壓逼同磨擦，玉兒終於忍唔住，叫出第一聲。有咗第一聲，就有第二聲，隨住陽過越插越快，玉兒嘅浪叫聲此起彼落，雙手攬得對方更緊。

喺一邊嘅老陳睇到口水直流，佢班手下亦開始對暈低嘅三個女仔毛手毛腳。陽過看在眼內，對老陳笑住講：「陳指揮官，你同班伙記唔駛咁客氣啲。唔好淨係睇住我插，大家都一齊屌啦！」老陳聽到陽過咁講，當然老實不客氣，急急腳走到三個女仔身邊。佢班手下早已經唔客氣，一個個除褲露械，將三個女仔身上可以用嘅地方全部都用上。不過為咗防止金輪插王發難，有兩個散仔都係要繼續擺住佩槍指住人質。

兩個散仔睇住其他人嘅班女仔身上過癮，自己都睇到扯晒，一隻手攞住褲檔，只望可以快啲同其他人交換位置。連老陳在內，一班男人喺三個女仔身上係咁搵肉棒可以安置嘅地方。溫兒俾兩個人前後夾住，個閻同屁眼同時俾男人插入；香兒亦彎腰俾兩個男人扶起，一個插嘴，一個插閻；而趴喺地下嘅軟兒，後面俾一個男人坐喺佢大牌上面插入，另一邊亦俾肉棒塞入個口。

三個女仔之中，

香兒最先被姦到回復意識。佢發現自己已經唔係俾陽過插緊，而係俾其他男人前後夾攻，身邊嘅溫兒同軟兒亦係同一情況。香兒想嗌救命，但係個口俾肉棒塞住，只可以喺候嚟發出微弱嘅聲音。其餘兩個人亦相繼被插醒，但係只有俾兩個男人好似三文治咁夾住嘅溫兒把口仲講到嘢，大叫救命。溫兒嘅呼救無得到任何回應，只有令到插緊佢嘅男人更加興奮，抽插得更激烈。三個女仔不約而同望向喺遠處嘅金輪插王，只見佢青根暴現，但係三個女仔同時亦係人質，令金輪插王無可奈何。

外傳·金輪插王（下）

正俾陽過屌得如火如荼嘅玉兒，見到師姐又俾人攞，勉強壓住嬌喘，大怒質問陽過：「你又話我過嚟交換，就會放過師姐佢咁嘅？而家居然反口，就唔怕棒斷袋爛而死？」陽過一向發誓當食生菜，不過佢口頭上都要調戲吓玉兒：「玉兒小姐，我係話過唔再插你幾個師姐，我一直遵守諾言，到而家都淨係插緊你。但係我無話過，其他人唔會屌佢咁嘅，你諗吓係唔係？」玉兒回想起嚟，陽過又真係無咁講過，只有唔服你咁對陽過講：「你．．．」

陽過亦唔諗住同玉兒爭論，佢知道最好嘅方法，就係扑到玉兒出唔到聲。陽過一手抱住玉兒，防止佢逃走；另一隻手捉實佢件旗袍嘅一角，大力將件旗袍撕爛。剩低嘅碎布慢慢跌落地下，玉兒嘅裸體完整咁呈現喺所在人眼前。陽過更用力抱緊玉兒，抽插嘅力度同速度更上一層樓。玉兒再無力顧及其他事，只能夠全心全意應付抽插，免得自己好似班師姐咁被插暈。

用力將巨鷗塞入玉兒體內嘅同時，陽過喺玉兒耳邊反覆問佢：「勁唔勁呀？勁唔勁呀？」玉兒起初都無答佢，但係隨住被插嘅衝擊越嚟越強，玉兒嘅思想變得混亂，耳邊嘅聲音好似咒語咁傳入腦裏面，幾乎變成一道道命令。陽過問佢勁唔勁，咁又真係好勁吖嘛！巨鷗一出一入之間，將玉兒嘅陰道撐得好辛苦；但係腩肉俾硬如鋼鐵嘅陰莖不斷磨擦，又帶嚟無比嘅快感。巨鷗頂到入子宮嘅入口，係玉兒從未經歷過嘅體驗，難免有一陣恐懼，但係異樣嘅感覺又極為刺激。最重要嘅係陽過扑嘢嘅技巧的確高超，令玉兒感到強大嘅壓迫感，但係又未至於痛。巨鷗所撞擊嘅地方，往往就係玉兒最敏感嘅部位。撞到玉兒一邊叫床，一邊細細聲講：「勁呀，勁呀。」

但係陽過仲未滿意，繼續喺玉兒耳邊發出命令：「咁細聲鬼聽到咩，大聲啲！勁唔勁呀？」玉兒整個身心都俾巨鷗嘅抽插牽引，真係大聲回答：「勁呀！好勁呀！」陽過打蛇隨棍上，又大聲問：「咁我同金輪插王邊個勁啲呀？」玉兒仲有一分清醒，知道如果佢講陽過勁啲，即係等於承認陰陽合歡流勝過蒙古淫蜜宗，係絕對唔可以講。佢無答陽過，只係努力咬緊牙根。

面對玉兒最後嘅一分理智，陽過應付嘅方法好簡單，就係加多幾錢肉緊，插到佢理智全失。巨鷗嘅抽插變得更密更猛，小穴承受強大衝擊嘅玉兒，雙腳再無力夾實陽過條腰，跌咗落嚟隨住抽插上下搖擺。佢係陽過頸後嘅雙手亦變得乏力，再承擔唔到自己嘅體重，好在陽過雙手將佢緊緊抱住，令佢唔會跌落地下。俾陽過插到好似個吹氣公仔咁上下跌盪嘅玉兒，耳邊不停受到陽過嘅逼供：「講呀！我同金輪插王邊個勁啲？」

玉兒用盡最後嘅意志去抵抗，壓制住自己唔可以講出大逆不道嘅說話．．．一陣咁多囉。不斷嘅快感之下尖叫嘅玉兒，最後嘅防線終於崩潰，喺高潮嘅同時，大叫：「你最勁，你勁好多呀！呀！呀！我唔得喇！」然後伏咗喺陽過身上，失去知覺。陽過聽到哈哈大笑，解放巨鷗，全力向住玉兒嘅子宮發射濃濃嘅精液。佢一邊射，一邊以勝利者嘅姿態望向金輪插王，好似對佢講：「嚟，你徒弟都話我勁過你呀！你輸得心服口服啦！」

金輪插王一路睇住陽過扑到玉兒死去活來，最後仲令玉兒大叫陽過勁過自己，精神受到極大嘅打擊，體內功力亂竄，反噬五臟六腑，令佢突然由口中吐出一大啖鮮血。滿口血紅嘅金輪插王貌似已經喪失理智，大叫：「陽過狗賊！我同你誓不兩立！今日就睇我將你碎屍萬段！」然後唔理散仔手上嘅人質，好似一隻猛獸咁直撲向陽過。

兩個攞住槍嘅散仔，見到金輪插王有所動作，即刻向佢開火。本來佢哋都唔預會有乜嘢作用，諗住會好似之前咁俾佢彈開。點知今次子彈射中金輪插王，居然喺佢左肩同右腳打出兩個血洞。原來金輪插王吐血之後，真氣外洩，龍象扑嘢功已經失效。連中兩槍嘅佢，憑住強橫嘅肉體，依然企喺度無跌低

·但係已經無辦法再向前踏一步。呢個時候，陽過伸手搶過老陳腰間嘅佩槍，向金輪插王又開一槍，正正射中佢老二。金輪插王碌嘢連埋春袋被射爆，變得血肉模糊。受到如此重創，金輪插王慘叫一聲，終於跌低趴咗喺地下上面。

陽過抱住暈咗嘅玉兒，對住再無威脅嘅金輪插王，氣焰囂張咁教訓佢：「乜嘢蒙古淫蜜宗，乜嘢龍象扑嘢功，簡直係狗屎垃圾！你扑嘢只係用嚟練嘅好似神打咁嘅功夫，完全忘記咗扑嘢係為咗得到快感嘅本質，根本枉為淫門中人。所以你嘅徒弟見識到我呢個真正嘅淫門高手，自然對我嘅屌技驚為天人，俾我插到高潮迭起，唔再認你呢個無用嘅師父。從此淫門正宗，非我陰陽合歡流莫屬！」陽過唔知金輪插王仲聽唔聽到自己係度廢嘢，只見佢趴喺地下，不停大喘：「淫蜜宗絕矣！龍象扑嘢功絕矣！」喘咗成分鐘，先至靜低落嚟，再無動靜。

開完槍嘅兩個散仔，見金輪插王已經無晒動作，即係唔駛再睇水啦！佢哋急急腳除咗條褲，加入玩女嘅行列。正俾老陳同一眾散仔輪姦嘅三個女仔，見到師父慘遭毒手，無不悲從中來。但係除咗傷心之外，佢哋就再無能為力。唔好講身體已經不由自主，淪為一眾男人嘅玩物；就連眼淚，都早就係被輪姦嘅過程之中流乾。就算幾咁傷心，都難逃身體又再一次俾男人屌到高潮嘅命運。相比之下，暈咗嘅玉兒可能比較幸運，完全唔知道發生咗乜嘢事。

由陽過手上接返支槍嘅老陳，忍唔住對陽過抱怨：「陽師傅，乜你咁搞法呀？你擺咗我支槍去開，又打到佢唔死都殘廢，我好難交代㗎。」陽過心中不悅，但都係笑笑口咁對住老陳：「哎吔，陳指揮官，啱啱形勢危急，個歹徒來勢洶洶，開槍都係逼不得已。我都唔記得咗係邊個開槍喇，我諗應該都係你眼明手快，一槍制服個歹徒，你話係唔係？」然後佢貼近老陳耳邊，細細聲講：「陳指揮官，呢次就麻煩你幫吓手啦，我哋不鏟都係互相幫忙㗎嘛。就好似你姪女果次咁，我又邊有托過你手踭呢？再講，你呢區果個女上司，都係我嘅客嚟，唔會有問題嘅。」

老陳聽到陽過提起自己姪女，自然明白佢嘅意思。老陳果個由美國返嚟嘅鬼妹仔姪女樣靚身材正，老陳一直對佢虎視眈眈，可惜苦無落手嘅機會。後來由陽過出手，將佢姪女調教得貼貼服服，主動服侍老陳，令老陳到而家都仲一直享受住近親相姦嘅滋味。陽過提起呢件事，當然唔係望老陳呢種人會感恩圖報，而係提醒佢同姪女搞埋一齊嘅罪証，全部都喺陽過手上。既然有把柄喺人手上，老陳只有不情不願咁應承陽過：「咁好啦，就照陽師傅你講咁做啦。」

陽過又將預先準備好嘅一大卷銀紙，塞入老陳衫袋入面，令老陳個樣即刻寬容晒，興高采烈咁行返去三個女仔身邊，又再加入輪姦嘅行列。而陽過依然插住失去知覺嘅玉兒，就咁抱住佢行向遠處嘅一架私家車，一路行，精液仲由玉兒被灌滿嘅小穴倒流滴緊落地下。陽過打開車門，坐上司機位，身邊並無可以俾玉兒披住嘅衫，佢索性就咁抱住全裸嘅玉兒，踩油開車。陽過無拔出巨鷲，費事無嘢塞住，精液會由玉兒嘅小穴流出搞到一車都係。一路上佢回想返金輪插王最後嘅說話，不禁笑起上嚟。的確，淫蜜宗係玩完喇，不過龍象扑嘢功，係唔會失傳嘅。

話就話龍象扑嘢功係神打功夫，忘記扑嘢本質啫，但係有一門刀槍不入嘅功夫傍身，有乜唔好？龍象扑嘢功嘅秘笈，陽過早就由派去淫蜜宗嘅臥底打探到收埋嘅地方，只等郁手去攞。最難搞嘅係練功嘅心法，只由宗師同護法代代口耳相傳。而家護法之一嘅玉兒已經落入陽過手中，只要配合秘笈，神功指日可成。

諗到呢度，陽過不禁興奮。唔只係心情興奮，連巨鷲都變得興奮，又再硬起上嚟。既然已經硬咗，陽過又喺玉兒嘅小穴抽插幾下。抽插嘅力度唔大，玉兒仲係未醒，空氣打入喺小穴入口嘅精液，生出一堆小泡泡。「好好休息啦，玉兒小姐。」陽過心諗呢個可能係玉兒短期內難得嘅休息機會。當到達秘密基地之後，玉兒就會喺不見天日嘅密室之中，不停咁俾陽過屌到高潮迭起，恐怕係練成龍象扑嘢功之前，都唔會有太多休息時間喇。

